

第一篇 山中傳奇

1. 四歲那一年

奇怪的童年奇怪的遭遇，記憶從三歲多開始，那年的秋天早晚溫差大，家裡貧窮的難以溫飽，又得了流行性瘧疾，記得小時候便有潔癖，因連續腹瀉又需要再包上尿布，感覺非常羞恥又不習慣，所以一再哭鬧。從那時候起就感受到母親對這個女兒並非那麼疼愛，也就從那時候起就知道什麼叫做偏心的對待。大病初癒身體還非常虛弱，但是拒絕包尿布睡覺卻非堅持到底不可，可是卻天天晚上尿床，天天早上被母親左手抓頭髮，右手拿竹片狠打的過日子。父親心疼小孩就每天晚上起床好幾次抱起熟睡中的孩子把尿，這個動作一直持續到十歲左右改用呼喚起床自己去尿尿。很奇怪天亮起床還是濕淋淋一片，又是免不了一頓毒打。父親常在晚餐監督著不可以吃太鹹、不可喝菜湯、不可喝茶等，免得明天起床又挨打。父親長年的動作引起母親的輕視與反彈，心情一不好就諷刺父親寵這個賣骨頭的女兒做什麼？(客家話：別人的神祖牌，重男輕女之意。)以後有什麼用，只會背叛他而已云云。從小心靈受傷害身體飽嚙責打疼痛著漸漸長大，在不快樂的童年裡六歲學會了洗衣服、縫衣服、煮飯，搆不到比自己還高的土灶，就用圓凳高高踮起煮起飯菜，第一次煮飯即燒焦，鍋邊黑焦飯心沒熟，母親咒罵的同時，父親卻高興得把小丁妹抱起背在背上大聲的說：我女兒會煮飯給我吃了，我女兒會煮飯給我吃了，一再重複告訴鄰居，當母親在叫罵一鍋飯被煮的焦黑怎麼吃時，父親說：這樣比較香。在爸爸背上的那一秒中開始就深深的體會父親的愛。從每天半夜幾次抱起來把尿，到母親毒打時一把拉開順便回她一巴掌，母親在盛怒之下把小丁妹抓去悶水，他照樣也把她抓去悶水的種種當下，小小心靈就立誓：我要好好的孝順我最親愛的父親，從那一刻起父女恩情就此在心中洶湧。直到現在相信以後也會，一直存在伴我到生命結束。

2. 靈異體質

四歲那年過年前夕黃昏時刻，看見不遠處有一群人在活動，大人小孩都有，其實那裡是一大叢刺竹堆垃圾及雜物，人根本無法靠近，和大人說看到的現象沒有人相信下，還說小孩子亂講話，可是我真的看見了。

八歲時和堂兄弟姊妹共五六個小朋友到田邊玩耍，覺得口渴便提議回家喝茶，但看天氣尚早不願太早回家，此時見不遠處有三個人穿著白色衣服正在田裡工作，有意向他們要茶喝，一群小朋友奔跑過去被眼前景況嚇呆了。四下無人一遍草湖不但沒人連草都沒動過，此時有一位堂兄說：丁妹妳剛才看到的是不是鬼？鬼字未說完，大家飛也似的拔腿往回家的路上衝，到家後像洩了氣的皮球癱軟在通鋪一動也不動，結果當天晚飯也吃不下，每人都發高燒。

九歲那年在白布帆分班上課，有一天下午四點多放學，在校門口遇到一位叔叔

無精打采，從我旁邊走過，上前和他打招呼很禮貌地叫他阿吉叔、阿吉叔，他理都不理自顧向前走，我心裡有點不悅的想，平日三不五時經常到我們家吃飯或過夜，除了我媽之外，大家對你都還算客氣，你竟然那麼沒做人的基本，看一眼或點個頭都沒有。當我回頭看他背影的時候，媽呀，他的腳離地約一台尺高懸空飄飄而去。第二天一早，村裡的人帶著一個警察一面敲鑼一面大聲呼喊要村裡的人幫忙去認屍，因警察命令再加上好奇，大人小孩一大票人趕赴現場，就在學校附近大安溪河床上扭曲著一具屍體，太陽強光照射下他的金牙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大家一眼就認出他就是阿吉叔，據法醫驗出是昨天上午從高山跌落河床流血過多而死，那昨天下午所見應是阿吉叔的魂魄，怪不得不會打招呼。

921(1999年9月21日)前一天，在三重中興橋頭等候264號公車，一輛62號公車在前方約二十公尺處等紅燈，車門外約有八、九個人，穿著樸實的工人模樣聚在車門外欲上車的樣子，可是司機並未開車門讓他們上車，此時綠燈一換車子開走那一堆人竟然不見了。

平時生活中很多奇怪的事發生，例如能預知會有什麼樣的人來見面，要說的事早就知道，而且能夠預知事後的發展與結局。尤其自己將面臨的問題，像在電影銀幕上演告知將發生什麼事，和人對談竟能看到對方心靈內在深處。父親說因為我八字比較低人又敏感虛弱，就會遇到看到，不該看的事，921地震後到埔里救災，有一天晚上去拜訪一位經人介紹的老先生洽談公事，一見面就說：啊！妳前世是巫師。人也因年歲漸長早已習慣另一個空間的人事物，年輕時去參加朋友或親戚的告別式，有幾次見到往生者向我哭訴，經驗多了以後見到往生者面容，即知道他們生前過得好不好....。

3. 戀愛的種子在萌芽

九歲那年的暑假一人看家，忽然外面來了一對乞丐夫妻，丈夫全盲妻子半盲，妻子拉著丈夫的手來到門口並唱出悲怨的乞食調，一邊彈月琴一邊唱哀歌，唱完夫妻對口說好話祝福一番，說唱完妻子即對我說：查某倪仔妳給我一些錢好不好？一元、五角都可以，好心點以後妳會嫁好厝。我說：大人不在小孩子沒有錢。哦！妳有米或可以吃的東西嗎？我答說：我們今天割稻子有做菜包當點心，妳稍等我去拿給你們。隨後我拿了一鐵罐米（約一升）和兩個熱騰騰的菜包給妻子，當她接到手裡時先聞了一下，非常高興的把她丈夫拉到院子木瓜樹下的石板上坐著，很細心的邊走邊說那女孩給了我們一升米又給了二個菜包，邊說邊拉丈夫的手把菜包放在手上湊到鼻子聞了又聞，忽然她丈夫推回菜包說：給妳吃。妻子說：你吃，這個是給你吃的我還有一個，夫妻倆一番的推讓後各自捧著菜包一聞再聞，最後倆人笑容滿面很滿足的慢慢吃著菜包，然後倆人的腳勾在一起，甩呀甩的一副幸福甜蜜的樣子。九歲的小丁妹看在眼裡，實在不了解夫妻都在做乞丐還這麼快樂，以後我也要與他們一樣，窮一點沒關係，兩人廝守快樂就好了。

4. 求學之路真辛苦

二次大戰終戰後，山地教育不普及，在苗栗卓蘭鄉內灣山區白布帆的小村落，人口約一百多戶人家，居民靠墾植水田及種水果維生，五十幾年前的卓蘭水果如：楊桃、香蕉、木梨、葡萄等等技術尚未研發成功，當時農民仍活在窮鄉僻壤的山區，過著看天吃飯的日子。居民普遍的與窮困拔河，日夜操勞也難以溫飽。當時村落裏的小朋友沒有人讀書，大人也是文盲較多，村子裡認識字的找不到幾個，居民住的村落是散居非聚落，有時爲了要請人看一封信，就要利用晚上拿著火把走很遠的路，拜託人家寫信看信十分不便，當我八歲到了就學年齡時父親就積極的，要送我到卓蘭街上的國小上課，可是學校離家有三十公里之遠腳程，又無親戚朋友住街上，只好租屋在街上讀書，但兩小孩一個九歲一個八歲不能獨自居住，讓父母煞費苦心，經四處苦尋找了一人家有一房間出租，他家人口簡單，只有母子倆，兒子約三十幾歲，母親五十幾歲，寬大的四合院有養牛、養鵝和雞鴨，住家環境看起來還算整潔，但是租金以當時的行情算有點貴，因開學在即只好勉強答應，搬進去住時自己帶米、菜託她們一起煮著吃。第二天放學回來，房東就叫我們倆小姐妹去很遠的地方割草餵牛和鵝，還規定每天要做很多事...，吃完飯要洗碗筷、衣服自己洗、姊姊比較大一點要去井裡挑水回來把水缸注滿，不然倆姊妹都不可以吃飯，天黑以前要在院子把功課寫完不可留到晚上寫，說會浪費油燈錢，飯後要利用客廳的燈光結草結，俾便煮飯用，每天晚上兩姊妹共用一桶水洗澡，等上床睡覺時姊妹兩蒙著被子抱在一起痛哭。來到租屋處第三天就看到房東拿著大棍條，用力的責打她那在田裡做工剛回家的兒子，我們驚嚇得不敢吃晚飯，第一次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大男人被媽媽當小孩一樣打罵。從那時候起我們對房東都非常害怕，可是我們姊妹倆總是達不到他的要求也常常被打，尤其是我睡覺尿床的事，他竟用繩子把我捆起來打，還威脅我們不可以向別人說不然就打死我們。一開始曾經向父母說房東會打人，他們不經意的說不乖就會被打，姊妹兩常常偷偷哭泣，每週五傍晚回到白布帆家裡，週日傍晚就扛著米菜木炭等回到卓蘭街上租屋處。上半學年度結束要放寒假回家過年時，父母親去帶我們順便搬些用品回家，此時租屋處村莊路口的鄰居才正告父母親：某某人你的兩個女兒讀書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兩小姐妹被房東「苦毒」和虐待你知道嗎？阿甘妹（房東）在這裡是出了名的惡毒婦人，你的小孩經常被打得慘叫又要做很多家事，更可惡的是經常不給飯吃，天氣這麼冷你大女兒打赤腳在挑水，二女兒去田裡割草回家還要煮飯，我們實在看不下去曾稍口信叫你們進來一趟，要告訴你這些事都等不到。說著說著竟淚流滿面；我們兩姊妹竟哭到昏天地暗，趴在長板凳上一動也不動。在回家路上父親心痛之餘，鐵青著臉再也沒開口說一句話，母親一路走一路罵，罵惡毒沒良心房東之外，連父親也被罵最後還罵：你們兩個死人啊，回家爲什麼不說，怪不得這半年沒有長大反而變得更小。其實我們說過一次，剛提了一點點就被罵了，從此不敢再說，說了母親也不信又怕沒有書讀，就只有忍耐下去，因爲我們很愛讀書。

過年期間父母親非常忙碌進進出出，已無心思過年，希望聯合村子裡有小孩已達就學年齡的人家，聚集大家的力量向卓蘭鄉公所提出申請設立一間小學，村裡的小孩只有三十多位學齡兒童，在那個年代那種環境很少有家長重視孩子受教育的問題，大部分人家都希望把孩子留在身邊操作農務補充人力不足，大家興趣缺缺，最重要的一個難題是，當時的鄉公所幾乎全部是阿山仔語言不通，鄉下的客家人不會說北京話也不認識中國字，只會日語、日文和一些漢文，在當時可以說是文盲，要和鄉公所的阿山仔溝通等於是雞同鴨講，村裡的人要和公家機關打交道均視為畏途。父母費了很多的時間說動了村民，要在白布帆設立國民小學之事最後終於有個共識，就是向鄉公所提出申請設立白帆分校，建地、建材由村民自籌，申請手續公推母親，她雖然不願意但也無法推辭，以前懷裡抱著嬰兒去申報戶口即被大聲責罵，罵什麼也聽不懂，只聽懂最後一句「媽你個戾」意思是什麼也全部「莫宰羊」。名字寫錯再去找公所只有被罵、被趕出來，名字沒有更正成功還含著眼淚回來，這種現象在四〇、五〇年代全台各地均如此。因為國民黨帶來了大批人員，全部安插在各公家機關、學校、公營事業單位，一時之間台灣的老百姓要洽公就好像到外國似的，尤其是軍警單位，最好不要沾上邊，能閃即閃。

5. 恐怖的兒時記憶

小時候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鄰居一位寡母唯一的兒子去當兵，過不久有一部憲兵吉普車駛進村莊，車上三位憲兵跳下車大聲喊叫：某某某的家長出來，老伯母一聽兒子的名字，快速的走上前：我兒子在那裡？我兒子在那裡？其中一位憲兵手上捧著一包圓形的桶狀約一尺高的東西，一把推在老伯母的手裡：妳兒子在這裡，回頭往車上移去，另一位遞出一白色信封在老伯母手裏，也一樣回頭走往車上去，第三位憲兵面無表情的說：妳兒子為國捐軀了，信封裡的錢是安家費，妳在這裡按一個手印。隨即拉了老伯母的手用大拇指按了一下他們準備好的簽收單吧。一陣灰塵捲起，一溜煙吉普車已經不見了，留下一堆村民表情單呆若木雞，沒有聽得懂北京話，更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現場氣氛很詭異，突然有一位村民說：打開來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老伯母顫抖著手把東西放在地上，大家圍上前看著她慢慢解開白布出現一個陶盆外面貼了白紙黑字三個字，後面忽然傳出聲音唸出某某某的名字，老伯母把蓋子打開只見一罐骨灰，此時大家才會過意來，另一位說：這是 xxx 的骨灰，話未說完老伯母跪坐在地上驚恐的說：我兒子呢！我兒子呢！村民很不忍心，用小的不能再小的聲音告訴她：老伯母您的兒子已經死了，這罐骨灰就是您的兒子。老伯母啊一聲！發瘋似的哭叫：不是的！不是的！我的心肝仔不會放下我走的，他還在我肚子裡時他爸爸就死了，二十年來從沒離開我，三個月前要去當兵，出發的早上他說四個月後會回來看我的，他不曾騙過我他說會回來的。此時村人已經泣不成聲，老伯母竟然沒有眼淚，眼睛往天上看似乎再尋找他心頭的那塊肉。村民在地上拾起信封，裡面裝了六百元整，別無片語隻字，村民安慰老伯母說：您的兒子去做兵死了，阿山政府（國民黨政

府)給您六百元,您要留著用。老伯母看也不看一眼,抱起骨灰回家去,從那以後老伯母經常夜裡在他房屋旁的香蕉樹下,哀嚎呼叫她兒子的名字。在山裡沒有電燈的時代,天一黑點上油燈火,四周一片黑暗,遠處幾家微弱的燈火,又聽到老伯母淒厲的哀嚎叫人不寒而慄。所以村民對公家機關治公,要和中國人打交道的事一般都很恐懼和厭惡,故寧願做苦工也不願去治公。

母親接了不願接的任務後脾氣更壞了,無心過年又要張羅開學的一切,要賣掉一條來不及長大的豬,當作租屋費用和學費,一切的不如意好像是這個小丁妹帶來的,所有的怨氣都在我身上爆發,有時也會找父親的麻煩抱怨嫁給他跟著吃這麼多苦,父親總是冷漠以對,懶得理她也理不起,總是「怕」她。

6. 酸甜苦辣求學記

開學前在卓蘭街上租了一個小房間,買了一個小木炭爐和小飯鍋,另一個大一點的鋁鍋可煮菜、燒洗澡水、燒開水等。姊妹倆開始過獨立的求學生活,日常生活要用的東西週六日回家裡拿,三餐要配飯吃的菜母親就向雜貨店訂一小本子,姊妹兩要什麼就去店裏拿記帳,過一段時間母親再去結帳,剛開始我們對錢的數字和物品的價碼完全沒有概念,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要花多少錢,第一次拿著記帳本去雜貨店買五元的鹹醬瓜,老闆就照秤給我,提著差點走不回家,因為太重那時候鹹醬瓜一斤才三角,五塊錢鹹醬瓜當然八歲的小女孩提不動,一路歪歪斜斜的「走」到租屋處。姐姐初學煮飯最困難的事是生炭火,一雙手和臉都是黑的,而飯是半生不熟,既不是乾飯也不是稀飯,姊妹兩還很高興的吃飯配醬瓜,此後的幾天每天都是吃飯配醬瓜,第四天姊姊拿起飯碗眼淚就掉下來了,吃怕了聞到燒焦的乾稀飯和醬瓜的味道直想吐。好不容易等到回家的日子,帶了一部分回去,父親說:妳哪來那麼多醬瓜?這些我們一年也吃不完,我不敢說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租屋處的新房東是不太管我們,只是一再吩咐千萬小心煮飯時別把房子燒掉了,還有電燈不要點太晚等等。新開學又換了新環境,放學後趴趴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去電影院門口等最後五分鐘免費電影。這是當時在鄉下的宣傳手法,讓小朋友進去看到最後精彩的結局,回去就會吵大人晚上帶他們來看電影或戲。至於我們看個五分鐘結局就感覺很幸福了,第二天再聽同學去看的內容,再加上宣傳單上的重點提示,內心就感動得不得了。

從一年級下半學年開始成績突飛猛進,因為學會了聽北京話(國語),也慢慢的會說「國語」,同時也交了很多要好的同學,街上小學的學生分成三派:一、中國人的孩子;二、生意人的孩子;三、種田做工的窮孩子。當時學校的校長、老師和行政人員,到泡牛奶的老伯,清一色都是中國人,連帶他們的子女在穿著方面文具零用錢等等都很優勢,若有同學「打架」他們都是打人的,很少被打,就算有錯到老師那裡也會變得沒有錯,另一派做生意人的孩子,每天都穿著漂亮的衣服來上課,文具書包樣樣不缺,只是少了霸氣比較不敢欺侮人。再來就是我

們這一群家裡做農、工的孩子，雖然學校規定要穿鞋襪、帽子、口罩、水杯、衛生紙等，一年級讀完了也沒有穿過鞋子，晨間檢查該有的我們一樣都沒有，每次罰站將有一半的同學要排隊到後面站著，看前面少數同學上課。和我同坐一張桌子的同學是個每日打扮得像公主的美麗小女生，她每次都用皮鞋故意踩我的腳，痛得眼淚直掉也不敢說，因為不太會講「國語」無法完整表達意思，不小心若說客家話就會被罰五角錢，不然就會用掌嘴或端一桶水，前面掛個牌子「不說方言」，站到教室外走廊直到放學，也因此上半年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無法進入狀況。因為住的地方遇到惡房東，第一次離開家裡到外面生活難以適應，再加上語言的關係，總是在恐懼和慌亂中，無法專心讀書。下學期開始環境不一樣了，也學會交朋友，放學後會帶同學到郊外「探險」，又會帶同學到租屋處玩，沒有大人在完全沒有壓力，功課寫完一堆人都玩瘋了，在房間窗戶外有幾棵紅肉李又酸又苦，房東也懶得理它，就任由小朋友採來吃，在沒有零食可吃的小朋友眼裡，那已經是不錯的零食了，玩累了把手伸出窗外拉住李樹枝一串串紅肉李，就可挑採來吃，還可以比賽誰最不怕酸、苦、澀，誰的臉皺得最難看，大家笑成一團。

屋後有一大片蕃茄田，種蕃茄的阿東伯對我們這一大群小朋友很友善，常邀我們進去園裡採食，他告訴我們不可踏壞蕃茄樹苗，未成熟的不可採下來，要吃多少就採多少不可多採拿回家，這樣會養成貪心不知感恩，要是有增加小朋友要進去園裡，要先說一聲免得迷路出不來有危險。聽附近鄰居說阿東伯的孩子、孫子都在外國，他兩老夫妻種蕃茄生活，所以他特別喜歡小孩子，我們這一群小朋友是最有福氣的人。

功課轉好語言溝通沒問題後，人際關係也變好了，慢慢的成為「領袖」，姊姊讀二年級我讀一年級，姊姊個性老實常會被欺侮，她就會哭著來找我，剛開始兩姊妹勢單力孤，吃虧就哭一哭算了，後來我會去找他們理論，每次都有一點成果，後來膽子越來越大連別班高年級的被欺侮，也會來找我，顧不得自己個子小，打著赤腳一身乞丐似的，奮不顧身為吃虧的同學要回公道，就算被打回來也不在乎，因此得到班上同學的認同，一年級下學期再也沒有被欺侮。

學期將結束時，父母預告第二學年可能回白布帆讀書，同學都很不捨，二年級就沒有劉丁妹了，反應最激烈的是姊姊，從小到大心理上都很依賴我，現在要留她一個人在街上讀三年級說什麼也不肯，好話說盡、打罵用盡，最後礙於種種因素就讓姊姊從二年級重新再讀，和我同一班並坐在我旁邊的位子。

7. 偏遠的山區貧窮的家庭

從小生長在苗栗卓蘭的白布帆深山裡，百來戶的散居農家，每一戶都差不多貧窮，尤其我們家比窮一定不會輸人的，村裡的人每人都穿有補釘的衣褲，農人都穿中美合作的肥料袋、麵粉袋做的汗衫、短褲，只有過年時兩三天才看見穿新衣的，初五開工又穿了同樣的衣服。當時年紀小並不覺得父親的穿著有什麼不好或不夠派頭，到了就學時父親把我送到卓蘭街上去讀小學，從那時起我的思想被扭

曲了，觀念被改變了。學校的教職員每個人都穿得很漂亮，連泡牛奶的榮民伯伯都穿得很得體，布料看起來都很高級。課本上劃出來的人物都很好看，唯有我的村人、父母親穿得像大陸同胞一樣：桌上兩個破碗，小孩在地上哭泣，大人在啃樹皮、吃草根，這很像白布帆村民的寫照，小小年紀就對我生長的村子及背景充滿自卑，恨不得快點長大逃離故鄉，逃離家庭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躲起來。

每個村人和父親的身分證一樣，「教育程度」欄被填寫為「不識字」，記得父親書寫和記帳都劃得一根草一根草似的，當時覺得很丟臉，見不得人，直到長大後到台北接觸教會才知那是羅馬字，父親並非不識字，而是不認識中國方塊字，他所使用的文字是羅馬字加上日本字。那時才慢慢的釋懷，也才慢慢的理解父親為什麼每次聽到歌頌國民黨的德政和蔣公的恩澤時，他忽然臉一沈就離開，面露悲哀的神色。

父親說話語調平和，客氣又帶著幽默，一副樂天知命的樣子，小時候覺得我父親很懦弱又無能，任憑阿仔山欺侮也不敢和他們理論，心裡一直憤恨不平。有一次我把國語課本拿給母親看和她說：人家的媽媽都穿旗袍、高跟鞋，頭髮梳得高高的又抹粉，妳為什麼每天都穿這麼醜？父親說：憨妹仔(傻女兒)，他們是中國人阿山仔，我們是台灣人住在深山的客家人，妳們母親若穿像他們這個樣子，怎麼去山上挑柴做農、挑地瓜回家呢？我說：可是教科書上一直告訴我們是中國人呀！

8. 出錢出力建設學校

放暑假期間村子裡的人都很用心，找了一塊安全的地方，屬於國有河川放領地，上方一條大型的石駁攔水壩，前方大安溪對岸為台中縣和平鄉泰雅族部落，後面有高山離家約有二十分鐘腳程。村民農忙過後或趁下雨，家裡有小朋友的人家都出來幫忙整地撿石頭，印象中父親是最賣力的一個，常趁有月亮的夜晚吃過晚飯就去整地，雨天就去深山採筆筒樹當樑柱，竹子當屋頂和牆壁，茅草蓋在最上面，一間簡陋的教室就此成型，小朋友的課桌椅是各自從家裡搬來的小長板凳，一頭坐著另一頭放書本若要寫字就趴在板凳上，上課用的黑板是一面舊的小型黑板，沒有講台，更沒有老師，聽說沒有年輕的合格教師肯到深山教書，因為沒有道路，從卓蘭街上坐公車到內灣里下車後要走過兩座山才能到達白布帆這個村莊，沒有電燈落後貧窮到幾乎被人們忘記它的存在。母親因為行政跑完了最後一關請不到老師，聽說在鄉公所哭過好幾次，皇天不負苦心人，最後鄉公所找了一個老芋仔願意進山裡當老師，大家無從選擇之下只能接受，目的是要順利開學。

9. 雞同鴨講的山區教育

開學當天整個村莊殺豬拜拜，大肆慶祝，鄉公所人員帶老師進來和大家見面，他們兩人上台說了很久的話，台下的村人傻笑猛點頭，沒有一個人聽得懂他們兩

個到底在說些什麼？過後村人都很失望認為這個阿山仔說的話孩子們怎麼聽得懂呢？要不要讓孩子去讀書陷於兩難，父親問我：阿丁妹妳在卓蘭街上聽了一年的阿山仔話，那兩個人說些什麼妳知道嗎？憑良心說我一句也聽不懂，正式開學上課後村民很無奈的配合讓小朋友去上課，家長三三兩兩不時去探班，雖然一句也聽不懂但看李老師很認真的在教，父親藉著去學校整理花圃的同時，一直探頭探腦的從窗外看進來，想從我們的表情看出是否聽懂老師在講什麼？小朋友們一臉茫然的坐在那裡鴨子聽雷。善良的村民一面憂心孩子的教育，一面又在討好李老師，因李老師週六日回家，週一至五都在白布帆的村落裡，所以有很多時間去和村民接近溝通，慢慢知道李老師家中有六位子女，而 he 已失業很久，直到最近才被安排來山裏教書，他不希望再一次失業，所以他會認真的教孩子們，當村民在彼此的比手劃腳和在地上劃圖畫，終於知道李老師家庭也不好過，大家都會餽贈米、地瓜、雞鴨等等幫助他們一家，幾個月後李老師已和村民打成一片了，他說的話村民依然聽不懂，但可以從意會和肢體語言也可猜個三五分。漸漸的村民已放心將孩子送到學校去上課，全盛時期學生有兩班一年級和三年級人數有三十多人，因增加一年級的班次，鄉公所再派一位劉老師進來，劉老師為白帆分班主任。兩位老師都很投入村民的生活，農忙時自動讓學生放假在家幫忙，甚至帶弟弟、妹妹來上課也是自然的事，有時還會下田幫忙農務，免不了贈送的農產禮物就更多了，又有豐盛的晚餐可享用，農家到收割或插秧時都要做很多粿當做點心，自從有這兩位老師後村民已將他們視同家人有吃的用的都會留兩份給他們。

10. 天降「神」兵災難來臨

當時村落裡沒有任何娛樂，最渴望的大事是：兩年一次的「收冬戲」，村民借錢請戲班進來演歌仔戲謝神，俗稱「做大戲」，再怎麼窮都要辦桌請客，演戲的三天裡不管認識不認識，隨便到哪家都有吃有拿，對面和平鄉的泰雅族人也成群結隊過來吃喝熱鬧，街上的人也會進來做客，一時之間村民好像忘了一年到頭的窮困勞苦，請越多客人越有面子。戲演完了棚架尚未拆，忽然來了一大票中國兵就占住在田中央的戲棚內，台上台下都睡滿了人，有的在埋鍋煮飯，看見雞鴨隨意就抓來殺，問也不問是誰家養的？有的去山腳下採菜；有的看見香蕉一把就砍下來，竟然全部丟進鍋裡煮，當時村民被這突如其來的中國兵和他們的舉動嚇壞了，大家紛紛走告家裡有年輕女孩少婦的千萬別出門，有些村民緊張的聚集在我家豬寮裡，那是廢棄的豬寮，父親把它鋪平當作木匠的工作場，同時也是休息聊天場所，當時的氣氛很恐怖，看大人的異常舉動，小孩子們嚇的心臟撲撲的跳，父親走到後院我和姊姊就拉著父親的衣角跟上跟下一步也不敢離開，幾個村民很痛苦的說：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經過了嗎？槍斃人地方的刺竹仔也已經長這麼大叢了。嚇的我當場漏尿，記得四歲時我看到的一堆人就是二二八被槍斃的冤魂，此時我和姊姊抱著父親的大腿，一人抓一條腿動也不敢動，淚流滿面不敢哭出聲音，聽大人商量該怎麼辦？有人說快點找一個會說阿山仔話的人來幫忙問一下到

底發生什麼事？他們這些人什麼時候可以離開？可是聽得懂他們的話的人已經回去放寒假了，又有誰可以去街上請他們其中的劉老師進來呢？因為劉老師的鄉音沒有李老師的那麼難懂，村民比較屬意劉老師，說歸說想歸想就是沒有人選可去卓蘭，村民心裡的著急和焦慮全寫在臉上，氣氛恐怖到連狗都沒有吠。突然聽到上屋的老伯母一聲尖！叫大家忍不住衝出屋外跑向她家，以為她已遭遇不測，眾人到達她家門口時見她緊抱著兒子的骨灰罈跪在地上，頭髮已全部散下來狂叫...還我兒子來！還我兒子來！眾人臉色慘白用發抖的聲音很小聲的告訴她：老伯母妳不要這樣子，會害死大家的，大家都圍蹲她身邊，要她安靜希望把骨灰罈放回原來的地方，她狂哭得更大聲，她平日的形象是一個嬌小身材，頭髮梳理得乾淨黑亮在後腦挽起一個髮髻，全身衣服樸素，安靜的頭低低做事不多話，見到人打招呼後只有微笑，今日的模樣村人說她已經發瘋了。忽然後面大喝一聲：你們在幹什麼？村民已經嚇得癱坐在地上抱在一起發抖，此時老伯母也不再哭叫了，一雙眼睛惡狠狠的瞪著中國兵，一下子中國兵回頭走開了，村民起來架起老伯母到床上躺著，倒了一杯熱水給她喝下，一再的勸慰她，這時見她一直流淚一句話也沒說，當晚留下幾位男生陪她，預防她再度發狂能抓住她。

11. 孤立無援生不如死

第二天那些中國兵在農地裡看見農作物不管成熟與否亂採亂砍，占地為自己做記號，當天下大雨後天氣轉冷，村民阿河伯打著赤腳穿著一件單薄的汗衫前面沒扣，嘴唇發黑、兩眼佈滿血絲，手裡拿一枝獵山豬的鏢槍語無倫次的說著：我兩老夫妻辛苦了七十多年了，我這條命可以跟他們拼了，我不怕死只是心疼我一輩子的血汗，我剛從香蕉園裡回來，你們知道那些畜生做了什麼嗎？香蕉未熟全被砍掉，香蕉樹倒滿地，地上都插滿了他們的牌子。阿河伯已八十多歲了，一世務農為人老實脾氣又好，只可惜妻子沒給他生下一兒半女的，平常還算樂觀農閒時喝點小酒唱唱山歌很能自得其樂，今日的景象讓眾人嚇呆了，每個人的口裡都唸唸有詞，好像在念佛號，媽祖婆、觀世音之類的，一時之間白布帆村落一百多戶人家，每家都陷入死亡的恐怖和未知的未來，因為是散居分下莊、中莊、上莊和零星住在山上的人家，無法連絡也不知誰家有沒有發生事情，入夜後只聽到雨聲，大人也不敢講話，油燈火也吹熄了，不敢點燈怕被「拜訪」。

第三天上午雨停了，天空出現一些微弱的陽光，但事態更嚴重了，一些三四十歲的青壯年人為顧安身立命的果園田地，五個村民去戲棚下指他們叫他們不可以這樣趕快撤離，因語言不通中國兵拿起槍用槍柄朝他們便打，另外四人見狀快速的往田裡狂奔，中國兵在後面緊追，一下子全被抓回用繩子捆起來跪在一排，用桂竹連頭的部分用力猛打到吐血，他們的老父母、妻子兒女放聲大哭跪著爬到中國兵面前一直磕頭又趴到他們五個人的身上，嘴裡喊著打我好了、打我好了。村民都圍在附近哭泣。有一位中國兵看事態鬧大了手一揚他們就停止，然後手揮一揮示意要傷者回家去，大家一湧上前背的背、抬的抬總共大人小孩老人十九個人

輕重傷。第四天卓蘭街上派一部憲兵吉普車進來白布帆，同時也帶了一位會說客家話的人一起來，根據翻譯人員的說法是蔣宋美齡答應要將大雪山脈的紅檜木材開放一連部隊的中國兵開採，大兵已在卓蘭內灣里駐紮下來，準備要在大安溪河床開一條道路運載木材。另一支部隊聞風而至卻不被先前部隊接納，所以他們將一百多人的部隊轉往白布帆要堵住他們的去路，不讓在卓蘭的部隊順利到大雪山開採木材，他們進入白布帆就是要占住有利的地勢準備長久駐紮。當天憲兵帶來上面的命令說要開放給全部的人去開採，部隊和部隊之間可能合作，吉普車要開走時翻譯人員說：你們以後要和睦相處，大家不可以打架。

12. 惡魔橫行人性泯滅

從那一天起，那一百多位中國兵就此散居在白布帆三個村落裏，他們無意蓋帳篷集地居住，「借」住在當地村民的農具間、工寮等處，用意在於散居可互相防哨，另一派若有動靜可預先防犯，另一理由為短期開路工程進行中，蓋「兵仔寮」會浪費時間，故強占住民房是最方便省事的方法。我們前後左右都住滿了中國兵，平常日子裡毫不客氣的，看到樹就鋸斷扛回住處當柴燒，村民的菜園好像是他們自己種的，需要菜就去採，菜圃裡一畦一畦的畝丘種了各式各樣的時菜，有些剛發芽四五寸，有些尚未成熟，又有些已可採食，村民們早晚澆水抓蟲，挑著豬糞小心翼翼的走在田埂間，深怕踩到尚未成熟的小菜苗。有天黃昏，幾個中國兵下工後直接往村民的菜圃走去，魯莽的在畝丘上隨意踐踏，採走的少，踩壞的多，村民站在田埂上眼睛往天上看，眼淚往肚子裡吞，不敢哼一聲。

村民養的雞鴨也被宰殺殆盡，我們家養了一條黑色土狗名叫達仔，平日是我們一家的幫手，他除了會看門也會抓蛇，母雞孵蛋時會有大錦蛇和臭青母蛇，來攻擊母雞吃雞蛋，此時達仔就會狂叫和衝咬，有時牠會拖一條大蛇回來炫耀牠的戰利品，牠不只是我們的寶貝，更是我們家的一分子，村民還把他當作巡邏警察一樣看待，只要達仔有所動作村民就會注意小心，有一天達仔慘叫狂奔，又在地上打滾，父親說：糟了！達仔可能中毒了。村民多人幫忙追捕回來，餵了三個雞蛋給他吃希望能解毒，好幫他渡過痛苦的時刻，達仔好像懂得我們的意思似的，乖乖的縮在牆角，全身發抖不停的哭泣，兩個大眼睛看著我們好像在求救，母親、姐姐和我三人已哭成一團，父親說：他會好的，上次和大錦蛇互咬受傷他還是活過來，達仔你要好好活著知道嗎？父親很不捨一直幫他按摩。

村民圍在達仔的週邊，安慰說：只要今晚能熬過，明天就會好。不知什麼時候後面站了兩個中國兵，其中一個一把就把達仔搶了去，拖著就走。村民驚慌的說：不要拖，牠快要死了。父親很大聲的說：放下！這麼大力會受傷的，快一點放下牠。中國兵理都不理，快步的離開，眾人追著去，只聽達仔慘叫半聲…，地上噴了一灘血…。中國兵高興得大叫：他媽的！今晚有肉吃了！

母親轉頭回到屋裏，點了一支香和達仔說：冤有頭，債有主，你要去找那些畜生報仇，不能放過他們，讓他們早日遭天遣…。那一段最恐怖的日子裏，村民打

招呼不是平日的「吃飽沒」，而是你們家養的畜生還在嗎？現在整個白布帆很少聽到狗吠聲，村人早早就收工回家，天黑後沒人敢在外面逗留。傍晚，母親提著一桶餵水到豬圈裡餵豬，她忽然大聲叫：大家快來呀！我們的豬不見了！我們的豬不見了！母親邊哭邊說：這條豬是我們年底要賣的，明年初的穀種、肥料要靠牠，現在不見了，豬仔子是先向人賒的，賣大豬才能還人家，這幾個月辛苦照顧，好不容易才長到二十多斤，現在不見了我怎麼辦？怎麼辦才好呢？母親抓了一把香往村旁的小土地公廟跑去，向土地公祈禱，希望祂顯靈幫忙尋回豬仔。母親哭著回來，父親也回來了，很氣憤的說：不用找了，已經在人家的肚子裡了。

一大早上課途中經過一座稻草墩，一位同學說：好像某某姐睡在那裡吧！我們經過她家時就和她媽媽說：伯母妳女兒一大早怎麼睡在稻草墩下，她說：小孩子不要亂講，你們可能眼花了。下午放學途中，再經過他們家時，天呀！客廳放了一具粉紅色棺木，全家人哭得死去活來，我們怕得要命，用跑的回到家裡，見到警察和一些人在我們家問東問西，又再追問我們這些小朋友早上看到的情形，我們說：經過看了一眼以為她在睡覺，沒理她就走了，我們真的不知道她已經死了。事後聽大人說她是被強姦後掐死的，頸骨已折斷。村民都很害怕，有史以來白布帆不曾發生姦殺刑案，尤其這種天地不容的命案，二十歲的乖乖女孩，每日和父母親一起上山、下田辛苦工作，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誰這麼大膽敢在這麼純樸的山裡犯下人神共憤的案子。伯母家的親人遠從街上來，買了很多紅布，靈堂的設計是要死者自己去找殺害她的人報仇。（註：2006年6月5日，為求證本書細節再度回故鄉探訪，經鄰居證實該件慘案不久後以「自殺」結案。）

13. 苦難來了嚴重的還在後面

經過半年多道路已通，來了好幾輛軍用大卡車載了工具和糧食往中央山脈大雪山而去。此時村民鬆了一大口氣，有的當天燒香拜拜祝禱，有出來咒罵一番的，村民雖然心裡很不平靜但收拾家園一天也不能等，不分晴天、雨天拼命的工作，為了要彌補將近一年的損失。但人算不如天算，二十四小時十輪大卡車不斷地進進出出，地方從此不得安寧，白天夜晚震耳欲聾的汩車聲音，讓老人、小孩都睡不好，村子的人一直生病，每家每戶都流行感冒，要去卓蘭看病得走二三個小時路程才有車子可坐，一般老年人因體力不支就任其自生自滅，我的大妹妹就是那個時候死掉的。接著村子裡又流行雞瘟，整個白布帆聽不到狗吠聲，天亮沒有公雞啼，老人家一直說這是不好的兆頭，大禍將要來臨了。

14. 可愛的妹妹給山神做女兒

從小我對青草藥就有濃厚的興趣，大人說那些青草是用來治內傷或外傷，什麼青草用來治感冒的，或被蛇咬的青草藥及處理方法我都一一記在心裡。在我十歲十一歲的這兩年跟著大人滿山去找青草藥，先前為救村人的傷勢，因人數太多又

要用大量的草藥泡澡，又要內服，白布帆周邊的傷藥已採盡，父親曾到大湖深山去尋找，被中國兵打傷的村民尚未痊癒，接著流行性感冒，大妹妹也趕流行發高燒，青草藥吃了很多未見好轉，有人提議帶去卓蘭街上衛生所看看，衛生所都是退伍的老兵在駐診，看個病像吵架似的又很貴，打針拿藥後母親背著大妹回家的路上，遇到熟人說起帶孩子看病之事，鄉民說：那些「阿山仔」能看什麼病？他們的藥我們都不敢吃，小孩喉嚨痛發高燒就吃一湯匙芙蓉草汁很快就會好。說著很熱心的在門口花盆裡的芙蓉樹上採了一把用鹽揉成汁灌進大妹口裏，母親背著大妹就回白布帆，天黑回到家裡解下來時大妹早已氣絕多時。母親說：下午在巴士車上時感覺她渴叫她還會嗯嗯的回應，等到走山路時已沒有發燙的感覺，叫也沒有回應，直覺小孩是不是死了，山路很早就暗下來，一個人越走越害怕，未到村莊口父親拿火把去接母親了，天黑後我和姊姊怕的要命。風很大油燈火好幾次都被吹熄，屋裡很恐怖，我和姊姊兩爬上屋角附近的大石頭上一直哭一直喊：阿爸！阿爸有接到妹妹嗎？許久，看見遠處有火把走來心裡很不安，全身毛毛的，等看清楚是父母親時沒有一點喜悅，只聽到父親說快點！快點！為什麼屋裡不點燈，我說風大點著又被吹熄，父親將火把插在牆上，幫母親將身上的妹妹輕輕的放下來，放在矮桌上鬆開衣服一直在她口鼻上吹氣、在胸口按摩過了很久，我們都一直叫她的名字：銀妹！銀妹！沒有任何反應，父親的手慢慢放下來摸著她的臉蛋，邊說：這個孩子一出生就很特別，長相很有福氣，還特別去找人幫她算命，算命的說她以後會是一個不得了的人物，她從出生到現在很少生病也不吵鬧，想我劉某人老來才得女，三個還不夠老天竟然帶走她…。母親蹲坐在地上竟然睡著了。我問父親現在怎麼辦，他說去拿個小被子給蓋上免得著涼。我很急的說：我問的是妹妹怎麼辦，他說：不要動她，我等一下要去燒香求告上天、祖先、鬼神向祂們討回我的女兒，你們兩個先去睡覺，說不定天亮妹妹就活過來了。我和姊姊兩個人蒙在被子裡一直發抖，也不知什麼時候睡著，天亮了被母親的哭聲吵醒，跳下床先去看妹妹是否真的活過來了，只見父親已在釘木板箱子，妹妹已穿戴好臉色黑紫嘴巴微張，可愛漂亮的模樣依然存在，但感覺很恐怖。早上太陽升起父親左手懷抱妹妹右手撫摸著木箱說：銀妹、銀妹妳不做我的女兒，只能去做山神的女兒了。右手拿起一把鋤頭，吩咐說：妳們三個在家待著不要讓人知道銀妹死掉的事，獨自一人往後山走去，傍晚父親回來坐在長板凳上吐著一口一口大氣！這時候才看到勇敢的父親掉眼淚…。

15. 在山上被螞蟥咬比在家裡好

那一陣子村莊裏一下聽說某某人往生，過沒幾天誰又去世了，銀妹的死根本就不是什麼新聞，村人無暇理會這種小事，只有一些人說：唉呀！好可惜！這麼漂亮乖巧的小女孩實在太可惜了。家裡有一陣子氣氛很怪，母親平日很愛打人、罵人和丈夫吵嘴的個性變得有點奇怪，很愛哭又很愛睡覺，在田裏工作到一半就回來哭一哭再去睡覺，父親也不大理會她，盡量去山上採黃籐或牛軛材料，經父親

的巧手可做出各種生活用品美觀又實用，深得鄉民的喜愛，牛軛是要找一種堅硬的樹根自然生長成彎彎形狀套在牛的肩上，一般人稱為牛挑，街上有用牛拉車或耕作的人都會向父親預訂，每次父親要上山我就吵著要跟去，不管爬山多麼辛苦又有螞蟥、毒蛇和蚊蟲的侵襲我都不怕，因為我比較喜歡和父親在一起，他個性溫和又很幽默，很會說故事，從神話故事說到二二八所發生的事。還有一些鄰人的八卦，會讓人笑彎了腰，最後還再補一句回去不要告訴別人。

16. 老師性騷擾我才九歲

學校的兩位老師自從中國兵在白布帆駐紮後，除了上課外都和他們在一起談天說地，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和村民的往來、互動變得很冷漠，過去我們園裡出產的農作物青菜水果類，母親會自動送到學校宿舍廚房，最近母親身體不好沒有體力，就教我傍晚的時候送菜給老師，有一天我把菜放好回頭要回家時，被劉老師叫住了，當時嚇了一大跳，我馬上行個禮說：老師好，我媽叫我送菜過來，我要回去了。他一把抓住我在我嘴裏親一下感覺好多好臭的口水，然後他拉我的手去摸他的下體，把性器官全部露出來強拉我的兩隻小手去撫弄它，我驚嚇過度哭喊救命，還大聲喊：阿爸...阿爸...。這時他才放手並把我摟住又捏我臉頰笑著說：不要怕老師只是和你玩，不可告訴任何人，知道嗎？回家後連姊姊都不敢和她說我遇到的事。第二天上學劉老師裝作沒事人一樣，小朋友跑上跑下他坐在教室走廊，我從她身邊經過他一把將我抱到他的大腿上坐，但我清楚的感覺是坐在他的性器官上，我拼命的掙扎下來後，哭著收拾書包回家去了。隔天開始就不去上學了，連續好幾天都不去上課，父親曾問為什麼不去讀書？妳可要想清楚了，當初費了多大的功夫才有學校讀書，妳現在半途而廢很可惜，妳知道妳媽媽現在為什麼變得很古怪，就是申請學校時被人害的，我當時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誰要害我母親一點概念也沒有，我只告訴父親學校那些課本裡的東西我全都會了，就是不願意再去上課。第二個禮拜，姊姊也鬧脾氣，丁妹不去上課我也不去，傍晚放學後李老師就來做家訪，要我父母無論如何明天一定要我們兩姊妹回校上課，老師走後我被母親狠打一頓，說我帶壞了姊姊，父親一再逼問為什麼不去讀書的原因和理由，我哭的死去活來就是不肯說。（親愛的爸爸，我千萬不能說，我怕去年中國兵事件會重演，連累整個村民，因為劉老師和那些中國兵走的很近，他們人多又有槍，一想到這些我只能咬緊牙繼續承受母親的棍子）。

17. 老師天知地知我是很帶種的

次日我帶著全身的傷，兩條小腿爬滿了棍子的痕跡，嘴唇腫起來一大塊，兩眼腫得剩一小細縫，但我看劉老師時用恨惡的眼光仇視他，他假裝沒看見、不知道的樣子。下週一晨間檢查時劉老師說我和姊姊兩個人的頭髮不合格，他用力的拉我們兩人的頭髮，又拉我們的耳朵，說明天早晨若沒有剪到耳朵上方就要我們退

學。當晚吃飯時姊姊含著眼淚，經不起母親追問就照實說了下午在校發生的情形，母親最疼姊姊從小到大不曾打過他，看見女兒頭皮紅腫，耳朵後溝撕裂當場暴跳，剛好第二天要去卓蘭街上辦事就順便去找督學，剛好督學近期內要進白布帆例行公事，有一天下午督學和兩位老師酒足飯飽之後，督學提起頭髮事件家長有向他報告的事，劉老師一口否認並叫我父親和兩姊妹去督學前面對質，三個中國人嘖哩呱啦很大聲的不知罵了我們父女什麼話，我只聽出李老師說：你光聽小孩子亂講，父親回家後氣的得發抖，姊姊一直哭，我對整個事件心知肚明很帶種的一滴眼淚也沒有掉。從此以後我們家就很少送米菜木炭之類的禮物給兩位老師了。

在小小學校裏我們姊妹兩算是功課最好的，兩位老師雖然沒有教學經驗鄉音又重，上課就像雞同鴨講，不過聽久了以後再加上猜謎語式的學習，多少有學到一點東西，例如：查字典、看五線譜和唱愛國軍歌，每次晚餐都會和父母親說學校上課情形，總會笑到停不下來，若再加唱一條軍歌...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父親會故意的問：打到的鹿肉要給誰吃（大陸和大鹿一樣的發音）。

18. 父親脫口而出她以後要做官

年齡稍長，家務事如：拾柴、煮飯、養豬及給弟妹們洗澡、餵飯、洗衣服，分別由姐姐和我負責，次週再輪流，週而復始。村子裡的小朋友，差不多都很辛苦幫忙農事、家事，讓他們去讀書的算是窮得尚可過得去的家庭，因此小朋友們都很賣力幫忙家庭勞務，因為有書可讀。那時候我最喜歡的事，是跟父母親去卓蘭街上採買，可以看見平常看不到的花花世界，和一些新鮮的人、事、物，有時候會有一些零星的時間，父親會帶我們去看歌仔戲或看電影，因父親年輕時曾和一位歌仔戲班演員談戀愛，祖父知道後很反對大肆阻撓，反對的原因是父親家務農，演戲的人手無縛雞之力，不會操作農務，另一個理由是傳統觀念，戲子無義。父親的戀情失敗後，私底下三不五時還和她聯絡，她們戲班若來卓蘭街上表演，父親就會帶著母親和我們小朋友去看戲，但都從旁門進去先和她聊天，中午她會請我們一家吃飯，雖然是小麵館，對我們來說比吃大飯店還高興，阿姨好幾次勸我父母親讓我留在她身邊學戲，當時她是主角小生很紅，她想培養接班人。但父母親每次都回絕她，有一次好像有一點點生氣的樣子，問我父親不給丁妹學戲，那要她以後作什麼？父親脫口而出：她以後要做官。當時年紀雖小，但那句話已聽進心裡去了。

19. 一本漫畫一部電影

五〇年代鄉下的小朋友，沒有什麼課外讀物，意外中得到一本舊漫畫書「四郎真平」，深深為漫畫人物的俠義著迷，已到瘋狂程度，看了又看百遍也不厭倦。有一次送蓄電池到卓蘭街上充電需等六個小時，就趁機到戲院前逛逛，剛

開場很多夫妻檔購票看電影，我因身高還不到購票標準，可自由進出，放映的是黑白台語電影，被劇情感動得邊流淚邊看，電影散場還捨不得出場，當晚和父母親說看電影看到哭，他們興趣勃勃的追問什麼兒童片，父親要我說電影內容讓他聽看看，是不是真的會流淚。片中女主角是一個啞吧，生了幾個孩子被丈夫拋棄，丈夫和外面的女人結婚生子去了，啞女辛苦的扶養四個小孩子，每天洗一大堆衣服再到路上撿破銅爛鐵。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她前夫，被幾個喝醉酒的人圍毆，在千鈞一髮之際，啞女拿鐵條刺死要用刀殺人的醉漢，她前夫一看救他的人是他的前妻就趕快跑掉，啞女被關，四個孩子被送到孤兒院，受盡欺凌（這一段最可憐），長女才十四歲一心想要救在獄中的啞母，經老師告訴她有一個方法，就是努力讀書大學畢業後考上律師或法官，才有可能救媽媽出獄。後來她真的當了女法官救出啞母，但是她們還很痛恨父親。她父親下場很不好，被岳父逐出家門，走投無路，有意投靠前妻，但四姊妹全部反對，恨父親當初若肯出面幫忙啞母作證，她們不必吃這麼多年苦，可是啞女還是寬恕了前夫，願接納他回頭，最感人熱淚的是，一個啞吧要說服恨意難消的子女，那種為難有口難言的樣子，讓人忍不住為她哭泣。當我很詳細的把情節說過一遍後，我就很大聲的說：我以後也要作法官，可以把壞人關起來，就像以前在這裡打人打到吐血的那些中國兵仔...。話未說完父親一把將我拉過去，摀住我的嘴巴說：妳啊！會死得很快。

20. 人小膽大上台演講

三年級時老師要全班同學，每人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願望」，因受父親一句無心之言，又看到和法官有關的電影、漫畫及平時收音機播放的歌仔戲，或收冬戲等，很多劇情都和包青天俠義之士有關，所以腦子裡所想的事，也是一再的告訴自己將來要做大事，我把願望訂為三個：第一、將來長大要作女法官，像包青天判定天下不平之冤；第二、若第一個願望無法達成，我就要進入政府機關做事為民服務；第三、若第二個願望也無法達成，我就要寫很多文章，因為劇情是用文章表達救國救民的故事。想不到我寫的一篇小文章，竟能得到李老師的欣賞，他要我明天早上升旗後，上司令台唸給大家聽，我好高興馬上點頭答應，一下子他又問：妳會緊張嗎？我回答說：請問什麼叫做緊張？（「緊張」這兩個字不會在課堂上教過）。第二天在司令台上，很自然的將我的願望說出來，當時的村人都很純樸，思想也很簡單，對於平日子女的願望也少有提示引發，對於我的創舉大家都對我另眼相看，父親也很高興的說：將來不管多窮都要給我們這些孩子讀書。

21. 天地同泣山神震怒

剛放暑假就遇到颱風，往年颱風來襲只要把房屋固定好，用大繩和大鐵線，從屋頂對角拉下來，用一個大石頭鎮住的方式防颱。這回連續下了三天大雨，大安溪滾滾的黑泥漿，夾雜著樹枝和大石頭，一路從大雪山脈狂瀉而下，在河流上面

有零星的綠火，配上山崩地裂的聲音，有如從地底發出地震的鳴聲由遠而近；第三天中午村民互相通知說：攔水壩的石駁坎，可能會被強大的土石流沖斷，大家都很害怕；有人提議趕快準備牲禮到駁坎上拜拜，向河伯謝罪祈求保護，當晚風大雨大，母親非常害怕一直要父親拿火把去外面看看，若真的要逃命就要提早走，不然六個小孩都還小，母親又有身孕走不快，父親拿著火把出去一下，就馬上回頭，火被吹熄了。父親強做鎮定的在黑暗中說些話，是要安撫孩子們的心，也有可能告知做最壞打算。他說：我下午在堤防駁坎上，看那河流的水就覺得不妙了，我們從二十多年前住到現在從來沒有見到這種現象，河上有綠火是底下石頭碰石頭起火花，夾帶的樹枝著火，這是從去年那幾百個中國兵進去大雪山伐木，樹被鋸掉了，土石一遇下雨自然就會崩山，去年年初那一大票中國兵，來到白布帆我就知道災禍要來。在黑夜裡只聽到大安溪上鬼哭神嚎，天稍亮，父親穿起簑衣急著要出門，他說：要去田裏附近看一人家，怕他們不知道堤防駁坎，可能隨時會被洪水沖斷，要他們一家人移過山腳下比較安全，但他們不聽父親的勸告，認為已經住了十幾年都沒事，還跟父親說：安啦！你回家去吧。

22. 眼巴巴看著對岸一家六口捲入大安溪

父親剛到家，早餐吃到一半就有人敲著銅鑼說：堤防駁坎快斷了，巨木夾著土石流，衝撞已破了兩三丈寬的大洞。父親叫了一聲：慘了！河邊那一家人有危險了，我們大家快點去用拉的也要把他們拉過來，大家飛快的跑到河邊時，堤防早已斷了，洪水土石流已把他們切割到河對面，一家六口人爬到屋頂上大喊救人哦！救人哦！這邊岸上的人很快去拿繩子，綁了石頭要拋到對岸去，因水太大、太急拋的繩子瞬間被樹枝土石流捲去，連拋繩的人差一點被拉下去，短短的數分鐘眾人眼巴巴的，看著對岸一家六口被黑烏烏的土石流捲入大安溪，流向不知的去處。此時村民連忙退回山腳，情勢危急堤防已斷成三節，如萬馬奔騰的土石流，在美麗的白布帆平原恣意狂竄，一大片黃澄澄的稻穀田、農家、果園全部在眼前毀滅殆盡，村人痛哭，老人家哭著說：我們以後吃什麼，怎麼辦？我們幾代人的心血都在這裡，老天爺求你把我們帶走好了…。

就這麼一下子的時間，把父親二十多年來帶著母親，日夜不停墾殖出來的田地，瞬間化為烏有，一望無際的美麗田園，還有河流兩旁芒草油綠綠的，風一吹，從遠處看：真像白布帆揚帆要啓程，若是夏末初秋，更像、更美，白色的芒花配上清澈的河流，和一大片稻田，真的像一幅畫，汗水、淚水、雨水、土石流，交雜著邪惡的力量，把一幅美麗的畫和夢想，全帶走了…。

23. 天地無情任人宰割

大雨消退，一些村人想要去撿拾一些漂流木，重建家園，河床上橫七豎八的超大木材，都是要好幾個人抱的高級檜木，村人動不了它們，只能撿些小的回來鋸

成木板裝屍體埋葬用，一個禮拜後，只見河床上密密麻麻的中國兵，在開簡易便道，十輪大卡軍車進進出出，再加上大型吊車起重機的操作。天上老出現紅色的雲，夜裡睡覺時，會聽見很深沈從遠處傳來，又像在地底傳出的嗚嗚聲音。父親說可怕的災難還在後頭，自從大妹死掉後，父親就對算命、巫術類的事情很感興趣，買了好幾本線裝書在研究，他每次飯後都和我們一樣用功，我們寫學校的作業，他努力看命理書，嘴裡還念念有詞：妳妹妹的命八字擺出來這麼漂亮，而且還是將相人才，奇怪怎麼會就這樣走了。然後手就往頭上抓一抓，過沒多久前額頂邊的頭髮都掉光了。水災過後很多人家在辦喪事，又有很多災後的行政事務要辦，鄉公所來的公文，村人看不懂，平常農人只知道自己的田地是幾甲幾分地，公文上說平方公尺、立方公尺、公頃的、幾分之幾，大家一頭霧水都來「請教」小丁妹，天呀！小丁妹怎麼知道它的意思呢？我只看得懂，田地流失可領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房屋全倒三百元，半倒二百元，人死了五百元、受傷的二百元，通知村民拿資料證明，到鄉公所排隊領錢。當我轉告後，村民大罵：這個阿山仔政府，吃人害人，我們有幾條命到鄉公所和那些阿山仔ㄅㄞ，一定又會被罵回來，我們不要去領了，就當作上天在懲罰我們好了…。有一個村民說：阿山仔繼續在大雪山鋸大樹，下個雨季來會死更多人（這句話果然靈驗）。過不久鄉公所又來了公文，叫村民出來義務勞動（奉工），工作內容是修復大水土石流沖斷的堤防駁坎。此時村民的情緒已累積到要爆發的邊緣，村民說：堤防是中國兵砍大樹把上游的河床占滿了，遇到雨才會引起土石流，沖斷堤防，沖毀田地，死了那麼多人，我們現在自身難保，沒有體力也沒有時間，去做義務勞動。每年都繳田稅和水利稅，農會規定的稻穀也已繳完，在此生死關頭，田都沒有了，做堤防有什麼用？父親憂心忡忡，現在田地沒有了，六個孩子都還小，母親肚子裡還有一個，今後是兩老夫妻靠一雙手，替別人做工賺錢嗎？如何把這幾個孩子養大？日子要怎麼過？三餐從哪裡來？父親計畫要快點搬離這個地方，我一聽非常震驚，趕忙向父親說：等堤防修好，再重新挖地，父親說：妳這傻瓜，河床都是大石頭那裡來泥土？，沒有泥土就不能成水田種稻子，妳知道嗎？中國兵繼續砍大樹，大水、土石流，就會一次比一次大，妳知道嗎？

24. 十一歲時就想寫信給蔣宋美齡

哦！我好想寫一封信給蔣宋美齡，拜託她叫中國兵停止，不要再砍大樹了。啊！父親驚叫一聲，一把抓住我，猛烈搖晃激動的說：妳想害死全白布帆的人是不是？我辛苦的讓妳認識幾個字，就想害死大家啊？沒想到不經意的一句話，竟惹得父親傷心害怕，我向父親解釋歌仔戲裡，鄭成功攻打台灣的戲碼情節，有類似的故事，元帥可以禁止軍人亂來，叫做「軍令如山」。父親說：那只是演戲！妳拿來和現在比，妳真是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父親爲此事教訓了一下午，吃晚飯時母親也加入行列，叫我要死就快點去…。

25 錯誤的決定爲反對而反對

父親已經下定決心要搬離白布帆了，此後一直去外地打聽那裡有適合安身立命的地方，經常出去過一夜才回來，父親不在時我們都怕得要命，天一點點暗，就不敢到外面去，遠處都會傳來哭聲，對面大安溪畔的一家六口，在我們眼前被水沖走的那一幕，只要一想到全身都會發抖，一直希望父親快點找到好地方趕快搬走，母親也同時託人四處尋找。有一次父親很高興的回來說已經找到了，同時也給對方八百元做訂金，我們每個人都很期待的問在那裡？那是什麼地方？會不會做大水有土石流的？有沒有阿山仔兵？附近有軍營嗎？父親說：在桃園石門水庫附近一塊橘子園三分多地，給他訂金五百元；然後在石門水庫買了一條中古船，訂金給他三百元，我們把房屋的土地賣一賣差不多夠了，我們明天就去託人，說我們要賣這裡的房地，對方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過時就「消訂」，我和姊姊不懂什麼叫做「消訂」，父新說：就是限期內必須拿現金來過戶，不然就沒收全部訂金。母親從一開始臉就臭臭的，只冷冷的問是誰給你介紹的，父親說：是妳的親弟弟，住在桃園第三的那個，母親和她娘家弟弟相處不睦，一聽說是他介紹的就馬上變臉，一時新仇舊恨全部罵出來，又罵父親是呆子，那種狡猾的人你也信，被他賣掉還要幫他數鈔票…。母親邊哭邊罵說：她不願意搬去和她弟弟做鄰居，又說在石門水庫開小船，載客遊湖的事又會如何如何，經她哭鬧了一個晚上，大家心裡很不好受，父親興奮的心情一下子變得垂頭喪氣。第二天母親就找了一個舊信封，叫我照上面的住址寫一封信，給一位姓李住在台東的老朋友，拜託他幫忙找適合的住家和地方，信是我寫的，母親雖然懷著身孕，也要親自到卓蘭去寄限時信，她另外又去找仲介進來白布帆，看我們住家土地，俾便快速賣掉。此時父親和母親天天吵架，原因是一個一定要搬去桃園，認為錢已經給人家了不去太可惜，另外一個就鬧情緒死也不要搬到桃園，不久台東知本的朋友回信了，他把台東說得像世外桃源一樣，要我父母其中一人先過去看看再說，母親因為有孕在身，不方便就由父親去一趟台東，三、四天後回來，沒有多說什麼，家裡的氣氛，一時好像是母親在發號施令，父親一開口說話她就爲反對而反對，父親說不過她只有讓她作主了。三天兩頭就有仲介來看屋看地，大多數的仲介認為交通不便離卓蘭太遠，公共汽車只到內灣，下車後還要爬山涉水兩個多小時才到，況且災後百廢待舉，所以我們的房地賣不到一般價錢，我們急於脫手，還是到處再託人來看房地。

26. 天地不仁差點被賣掉

有一天來了一位中年婦人，全身珠光寶氣，妝化得很濃，尤其是口紅塗得血紅，在山城村裡，除了歌仔戲演員外，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把臉塗得這樣子的，現實生活中倒也是第一次，鄰居大人、小孩全都好奇的圍過來看她，她也大方的獻寶似：你們看我多有錢！多漂亮！她口若懸河的說著，你們這些鄉下人沒有一點市

場知識，這個地方的土地誰會跑來這裡投資？要不是中國兵載大樹的卡車，順便載我進來，我才不會來你們這種鬼地方，你們的房地賣不了幾個錢的。停了一下，沒有人答腔，接著她又繼續說：前陣子你們下莊的某某人，也是要賣房地，後來我勸他不要賣，好心的把她女兒介紹到台北大城市賺錢，你看他們現在已買了一台小挖土機在整田地，你們想想看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就能幫忙家裡，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轉身向母親說：大嫂我看妳有兩個女兒，是嗎？我看這樣吧！房地不用賣了，我介紹她們兩個姊妹去台北賺錢給你，不必過這種窮日子嘛！大嫂妳說說看好不好？母親回答說：我沒意見去問她爸爸，父親生氣到脖子爆青筋，兩眼好像要噴出火似的，走到她面前說：借問一下妳這個有錢人太太，妳是要來買地，還是要來買我女兒？她老神在在，一副嘻皮笑臉的說：我不只有錢，其實我是大官的太太，你不要太在意，你女兒乖巧聽話，過個幾年遇到好人替她贖身很快就回來了，我當初在廣東梅縣的鄉下，也是遇到我先生，才帶我來台灣，你看我現在不是過得很好嗎？邊說邊把十個手指頭伸出來晃一晃，父親無法和她再說下去，轉向母親和她大吵一架，差點打起來，鄰人都來幫忙勸架沒人理她，她看鄰人沒有人要聽她說話，就偷偷閃人。

27. 父親不願搬到台東

好不容易房地以很便宜的價錢賣出，田雖然沒有了，但欠農會的肥料錢，還是要繳清，最後全部所剩一萬三千元，因母親執意要搬到台東去，父親說什麼就是不願意去，吵架的結果是，母親帶著六個子女先去台東，父親說是留下來處理一些瑣事。其實我經常夜裡偷聽父母吵架，我心裡已經有數，臨行前曾偷偷問父親：我們搬過去後，你不會過來台東找我們對不對？父親點點頭說：妳母親那麼固執說不聽，我又拗不過她，明知過去是死路一條，就讓她去試試看，等她住不慣就會搬回來…。丁妹妳比較大也懂得很多事了，妳姊姊人老實，怕她會吃虧要多照顧她，最重要的是你們兄弟姊妹不可分開，妳母親已喪心病狂了，人說的不聽鬼說的才聽，我奈何不了她…。我忽然覺得肚子、腸子、胸口，全部痛起來忙向父親跪著求他，看在弟弟和妹妹們還小，我能怎麼辦？父親說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我人生到現在可能就是要死在妳母親的手裡。當我知道父親決定不跟我們一起遷到台東時，心裡害怕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剛好一個鄰居姓古的一家人，夫妻兩帶著五個孩子，說要跟我們一起搬到台東去，母親也答應了，我心裡非常氣憤，明知那家人連車票都買不起，要不是看我們賣房地，有一點錢就忽然和我們家熟絡起來，先向母親借全家人旅費，說以後賺錢再慢慢的還我們。這種鬼話我母親也相信，我不敢阻止急忙去找父親，很意外的他把眼睛閉起來，沒有回我一句話或看我一眼。當時我非常恨母親，從小時自懂事開始，母親就虐待我，狠狠的偷打我，不敢讓父親知道，我也替她保守秘密，只是一直原諒她，心想長大以後她就會疼我、愛我，一直以來只是怕她而已，但是從此刻起，我打從心底恨惡她，甚至想讓自己死掉算了。我哭著去找姊姊告訴她，爸爸已經決定不和我們一

起搬家到台東的事，還有姓古的向我們借錢，又要和我們一起搬家的事，姊姊哭著去找父親，一下就回來哭得更傷心。

第二篇 逃離家園

28. 痛斷腸的離別逃難式的搬家

搬家當天父親送我們到豐原火車站，早晨五點鐘，天上還有幾顆星星但能看見路了，我和姊姊分別背著弟弟和妹妹，父親背上也背一個弟弟，又挑了一擔行李，從家裡出發走到內灣，坐巴士到豐原火車站，一路上父親沒有開口說過任何一句話，姓古的夫妻諂媚似的，沒話找話講，爲了要緩和我父母親的氣氛，但沒人看他們一眼，我和姊姊含著眼淚跟著大人走，我們一群人去到豐原火車站時，眾人投以異樣的眼光，好像是在看馬戲團似的，我和姊姊拉住父親的衣角，一人一邊拉著猛掉淚不敢哭出聲音，火車來時不肯上火車，父親只說了一句：轉學證明辦好，我會寄去給妳要繼續讀書。簡短的一句話身體轉開也沒有目送我們…。我們乘坐的是最便宜，最慢的普通慢車，椅子只有木板放在鐵架上固定的那種，每站都停很久，車裡的氣味很難聞，車過嘉南平原已近黃昏時刻，心裡一直想著父親今後要去哪裡？房地已經賣掉了，他晚上要睡哪裡？要到那裡吃三餐？母親手裡的錢一定不會給他很多的，根據昨晚深夜吵架來判斷，可能父親身無分文也說不定，他是否會從豐原走回卓蘭呢？我可憐的父親妳現在在那裡？在做什麼？心裡在想什麼？一路流淚加上個子小又背了弟弟，走了這麼久的路，人很疲倦含著眼淚睡著了，一覺醒來已深夜，到了火車終點站：枋寮車站。我們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最不起眼的小旅舍住了一晚。

29. 命運和路途一樣崎嶇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坐上往台東的公路班車，當時的普通車，黃色巴士車頭突出的那種車型，半路若熄火，駕駛就跳下來掀起引擎蓋拿跟鐵條搖一搖那種車輛，車內椅子比火車座椅更難坐，路面還是黃土飛揚，石頭亂跳，公路是沿著日本時代開發作戰用的道路，轉了幾個山區灣路後，大人、小孩全部受不了顛簸，吐的滿車都是，一路上司機破口大罵好幾回，我們沒理會司機，反正聽不懂他罵些什麼，中午以後到達下建和的一個番社站牌，要下車時弟弟、妹妹們都不會走，坐了八小時的抗戰車（車身兩旁標語：反攻大陸、抗戰勝利）大家都吐翻了，頭痛、全身骨頭酸痛，下了車全部坐在地上不會動，母親的朋友李阿伯，帶我們去麵店吃東西，每個人叫了一碗麵沒人吃得下。稍後又要啓程，去他爲我們準備住的地方，沿著山坡產業道路，路面大小石頭又沒有穿鞋子，背上又背了一個弟弟，人累腳又痛，後面前面都是小孩，兩家加起來共十一個，母親肚子裡的那個